



# 雅鲁藏布江 生物大调查

撰文·供图 肖诗白

刚刚接到IBE关于藏东南生物调查的任务时，我还曾经犹豫是否有必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足足拍摄一个月的时间。身为一名生态摄影师，多年艰苦的

外拍印证了中国野生动物的濒危处境，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一个词——栖息地。随着我国近现代高速发展，城市扩建、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延伸、森林砍伐、矿石

开采……占用了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据说，“栖息地”这个词也是由国外引入的，这方面词语的匮乏恰恰反应了国人在思维和理论上的缺失。人们只想着自



人迹罕至的丛林。



潮湿的森林里，腐烂的树干是很快长出真菌。





空中拍摄的雅鲁藏布江支流。

己的生存空间，很少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考虑，“栖息地”这个词，似乎是专门为它们而制定的。现在，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一些大型和中型野生动物已经很难找到像样的栖息地了。

对于绝大部分生物来说，保护区是它们生存所依赖的庇护所，由于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的侵蚀，这种庇护所大多成为一种

斑块化的结构被孤立起来，这就是生态学中所说的孤岛效应。由于“孤岛”间被公路、城镇、农田等场所分开，生物间交流繁衍的机会被阻断，就导致了种群退化和物种灭绝，因此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在野外看到哺乳动物的身影了，这也是中国生物学家和生态摄影师所共同面临的悲哀。如果通过一部电影来考虑的话，人

类对地球的过度开发和摧毁导致了《2012》“审判日”的到来，那么为什么会把诺亚方舟的建造地安置在中国的西藏？多数人给出了统一的答案：“那里人迹罕至，不容易被发现！”恰恰是网友们的跟贴打消了我去西藏的犹豫心理，或许对野生动物来说，审判日早已到来，那里真的已经成为了最后的诺亚方舟。



原始林中的低矮灌木。



马先蒿属



对猫科动物的粪便做GPS定位。

IBE是英文Image Biodiversity Expedition的缩写，顾名思义是生物影像调查评估的意思。这个团队由国内几位专业的生态摄影师组成。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但队长徐健还是告诉大家：

“这次西藏之行，给你们每人都买了保险，要是被熊吃了，或是掉到雅鲁藏布江（简称雅江）被冲到印度，你们的家人可以拿到30万元的保险赔偿。”董磊冒出了一句：“我要是真的遇见黑熊，那算中了个头彩！”由于现在野外动物遇见率很低，大家只是会心一笑。刚下飞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旅游公司的老贾便迎了上来，给我们献上哈达，老贾是吉林人，在藏东南生活了快一年，曾自己在雅江做过徒步穿越。丛林芝

机场到大本营派镇有70多千米，开车约2小时，一上车，我们就围绕当地物种情况展开了交流。车在山路上缓缓驶过，我与队员吴秀山望着窗外，叹了口气，机场周边的山体裸露、植被稀疏，动物种群密度不会高，老贾的一句话更是给所有队员泼了一盆冷水：

“我在这里一年多，没见过什么动物。”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不太了解藏区文化，派镇是我到达西藏的第一个地方，这座人口不足1000人的小镇在南加巴瓦峰的映衬下，蕴含着无比深厚的宗教气息。一座带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小旅店半开着门，门外的皮卡车上蹿出一个穿格子衣服的中年男子，随后他很快招呼过来几个

小伙子，帮他把车上的发电机、柴油、锅灶和粮食统统堆放在门口。这个着装时髦的中年藏民叫安吉拉，是我们这次调查向导组的组长。通过短暂的接触，我们知道安吉拉曾经是个猎人，对雅江大峡谷地区的动物情况相对了解。面对世界上最深的峡谷，冰川、绝壁、陡坡、泥石流和巨浪滔天的江水交错在一起的工作环境，我们面前的这位向导看上去虽是一脸沧桑，但表情却透着十足的孩子气，对我们身上的装备总是上下打量，好像要问的比我们还多。热情的藏民和美丽的雪山并没有使我的心情放松下来，因为堆在眼前的物资足以证明未来几天的工作会异常艰苦，与以往不同，据说这里的山路很险，





赤斑羚羊



工作人员在安放红外相机。





连骡子都走不了，物资和设备只能依赖人力进去。午饭过后，IBE工作组和当地向导制定了徒步调查路线，根据当地人多年进山的经验，最终将地点定在了加拉森当（加拉白垒峰腹地的森林）。

想徒步到达加拉森当，必须要翻过一座大山，预计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光后勤物资的运输便让我们的团队由5人增至了近30人。走上了这条路，才知道先前队长徐健所说的并不是虚张声势，队伍几次面临悬崖绝壁，几名队员在茂密的高山灌丛中走错了路线，还有几名队员在经过第一次露营后分别在身上抓到了“蜱”——这种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昆虫一度让我们紧张地检查着身体的每一处环节。随着海拔不断地升高又降低，亚高山常绿针叶林带、山地常绿、半常绿阔



鼬獾

叶林带、常绿阔叶林带、河谷季风雨林带分别出现在眼前，这样大面积并没有被干扰过的林地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如同是一片隐秘的世外桃源，恰恰是大型动物，甚至是食肉动物理想的栖息地。队员董磊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老鼠，它的后腿还在流血，好像是遭到过什么动物的

攻击，可能是某种猫或者灵猫干的。当我们来到雅江腹地的泥石流岸边时，几粒粪便使所有队员像发现金子一样兴奋。粪便呈柱状，其内包含骨骼和毛发，末端发现有植物种子和根系物质的残留，我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是中小型猫科动物留下的。在一片完整的丛林生态系统中，猫科动物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存在是森林健康程度的一个风向标。若干年前的华南虎事件让陕西镇坪大失颜面，然而也正是华南虎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猫科动物是何等的神秘莫测。想要在这茂密的森林中拍摄到它们，对我们来说将是个莫大的挑战。

次日中午，我们终于来到了雅江边的宿营地加拉森当，大家经过简单的休整后，开始各负其责。我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红外线触发照相机对兽类进行拍摄调查，而在这么大的区域里，将相



亚洲野猫





地下生活的鼹鼠

机安放在什么位置，却有着很大的学问。我工作前期的主要目标是猫科动物，但要和这些聪明的家伙打交道可并不容易，你必须利用骗术胜过它们，因此要站在它们的角度思考问题。按照以往的经验，我通常会将相机安放在有兽道的地方。所谓兽道，就好比我们城市中的马路，在森林里也同样如此，野生动物会按照森林里经常使用的道路外出活动，日复一日，将形成一条相对明显

的线路。而在如此庞大的高海拔山体中拍摄猫科动物，这种方法并不明智，因为猫科动物的活动虽然很有规律，但它们迁徙的范围往往非常大，因此短期内触发相机的机会很低。而这次就其地形和气候考虑，食肉动物在进入冬季之前，急需大量觅食，猫科动物喜欢捕食啮齿动物，在森林里追逐老鼠效率很低，它们往往需要在相对开阔的场所进行伏击，因此我将四台相机安放在营

地向东一公里雅江岸边的一处开阔沙地上。

IBE的第一个惊喜并不是红外线照相机给出的，而是来自向导安吉拉敏锐的眼睛。傍晚，一只赤斑羚在距离我们营地300米的雅江对岸出现，这种1961年在缅甸发现的动物直到1973年才在我国西藏地区发现，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东端。由于多年栖息地被公路和农田所侵占，现在赤斑羚已被压缩到波密、林芝、墨



村民抓来的鹦鹉

脱一带高山险峻、水急林密、巨岩陡坡、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地区，可谓是躲藏到世界上最偏僻的深山中。目前它们主要分布区域东西不足110千米，南北不足150千米，数量极为稀少。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集中将镜头对准这只珍稀的物种，却没想到在大家专注之时，另有不速之客偷了我们的晚饭。安吉拉的儿子名叫扎西，他中午一网打上来的鱼莫名其妙少了两条，另一个藏民曾看到一只体型很长、像老鼠一样的动物在河边的水桶旁出现过，又飞快地消失了。我立即将剩余的鱼内脏收集起来放在河边，在旁边安放了一台红外线相机。

夜里21点，红外线摄像装置清晰地记录到一只成年的黄鼬从石缝里探出头，鬼鬼祟祟地观察

着四周，忽然冲上来，叼起内脏便不知去向。这里的黄鼬竟然敢在距离我们如此近的地方偷东西，吴秀山认为可能是由于它从未接触过人类的缘故。它一直对我们保持警觉但又充满好奇，总在附近徘徊着寻找机会，一连偷了两次，证明这里的动物对人类的恐惧心理要低于其他区域，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地生态环境受人为干扰的程度很低。

检测猫科动物的红外线相机一直没有动静，安吉拉提出来，这里的“野猫”有大有小，它们非常狡猾，相机留下的味道会让它感到恐惧、怀疑，进而不在这里活动，而以前打猎的时候也是最难猎到它们。这句话好像一下道破了天机，记得一位猫科动物专家曾说过，猫科动物的嗅觉异常灵

敏，可以说嗅觉占据了它们一半感知外界的能力。于是，安吉拉将河边取来的泥土裹在红外线相机的外壳上仔细揉搓，然后再用又腥又臭的鱼内脏涂抹在上面，以便能够掩盖住工业产品自身的味道。随后的日子里，我每天还在相机面前不断添加鲜鱼，但猫科动物果真像幽灵一般神出鬼没，一直没有出现。

转眼10天之后，队员董磊和吴秀山在高海拔拍到了羚牛、苏门羚、岩羊，当我丧失信心，准备收回红外线相机时，忽然被相机前一处细微的变化所吸引，那是一个模糊的“梅花”印，看似猫的脚步印！极度的兴奋让我迅速检查了相机的数据，一只丛林猫的身影被相机清晰地捕捉到。这只体型肥硕的丛林猫好奇地看着



镜头，好像对我放在它面前的鲜鱼没有太多兴趣，不一会儿便逃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此次行动最大的收获之一。猫科动物代表了这片森林的整体性以及完整的食物链结构，它们在这个星球上属于警惕性最高、视觉、嗅觉都非常敏锐的生物，然而，在我国许多地方，这样聪明和优秀的物种，却因为栖息地的退缩而无法生存。目前我国的猫科动物研究甚至只能依赖标本，从前进行物种分类时，也只能依赖地方的皮毛收购站来辨认皮毛，甚至有研究猫科动物的老专家一辈子没见过“野猫”的真实案例。

我们与安吉拉的向导团队在一个月的工作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记录到4种食肉目动物、4种偶蹄类动物，以及200余种鸟

类。在短时间内记录到如此多的哺乳动物，还是IBE团队首次经历的。在派镇的庆功晚餐上，安吉拉邀请我们再来考察，据他描述，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有一种大猫，身上的花纹是白色的，专门吃岩羊。而通过我们对当地环境的分析断定，这里的森林类型完整，有岩羊、苏门羚和赤斑羚的出没，雪山面积足够大，垂直落差分明，肯定是存在着大型猫科动物——豹和雪豹。

多年的野外拍摄下来，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条简单的规律：生态条件好、野生动物栖息地广泛的地方，往往是人烟稀少、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地区。这恰恰说明了我们人类的发展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出现了矛盾，比如公路开通便会带来诸多问题，如非法开采、动物走私、利益驱使

原住民进行砍伐和偷猎等等。老贾阐述，传统低级无序的旅游开发也引起了专家的担忧，IBE为大峡谷的生物做影像评估，为的是让公众知道，人类并不是这里的主人，要探寻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徒步旅游方式。正在我们交谈的同时，电视新闻报道了距离林芝100余千米的墨脱即将修通公路。这听起来又是条让人矛盾的消息，从发展来看，的确值得庆幸，但从长远的环境问题来看，不知到这条公路将会给本就遭受偷猎困扰的墨脱季雨林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责编 李瑄)



西藏岩蜥